

<<风云初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风云初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74242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74243

出版时间：2002-9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孙犁

页数：342

字数：26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风云初记>>

### 内容概要

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，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。

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、规模最大、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，素有“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”之誉，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。

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，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，汇集成“人民文学出版社·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”一次性推出。

这些书目的选择，兼顾历史评价、专家意见、读者喜好，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，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，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。

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，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。

阅读或收藏，均富有价值。

## &lt;&lt;风云初记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一 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，冀中平原大旱。

五月，滹沱河底晒干了，热风卷着黄沙，吹干河滩上蔓延生长的红色的水柳。

三棱草和别的杂色的小花，在夜间开放，白天就枯焦。

农民们说：不要看眼下这么旱，定然是个水涝之年。

可是一直到六月初，还没落下透雨，从北平、保定一带回家歇伏的买卖人，把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带到乡村。

河北子午镇的农民，中午躺在村北大堤埝的树阴凉里歇晌。

在堤埝拐角一棵大榆树下面，有两个年轻妇女对着怀纺线。

从她们的长相和穿着上看，好像姐妹俩，小的十六七岁，大的也不过二十七八。

姐姐脸儿有些黄瘦，眉眼带些愁苦；可是，过多的希望，过早的热情，已经在妹妹的神情举动里，充分地流露出来。

她们头顶的树叶纹丝不动，知了叫得焦躁刺耳，沙沙的黏虫屎，掉到地面上来。

远处有一辆小轿车，在高的矮的、黄的绿的庄稼中间，红色的托泥和车脚一闪一闪。

两个乌头大骡子，在中午燥热的太阳光里，甩着尾巴跑着。

两个妇女侧着身子看，姐姐说：“又有人回家了！”

“我看是不是俺姐夫？”妹妹站起身来。

“你就不想念咱爹？”姐姐说。

“我谁也想，可是想不回来！”

”妹妹提着脚跟，仔细看了一眼，赶紧坐下拧起纺车来，嘟囔着说：“真败兴！”

那是大班的车，到保（定）府去接少当家的，死着回来了。

咱的人，一个也不回来，今年不知道能回来一个也不？”轿车跑到村边，从她们眼前赶进了寨门。

大把式老常从前辕跳下来，摇着带红缨的长苗鞭，笑着打了个招呼。

少当家的露着一只穿着黑色丝袜子的脚，也从车里探出头来望了她们一眼。

她们低着头。

这姐妹两个姓吴，大的叫秋分，小的叫春儿。

大的已经出嫁，婆家是五龙堂。

五龙堂是紧靠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，河从西南上滚滚流来，到了这个地方，突然拘挛儿一下，转了一个死弯。

五龙堂的居民，在河流转角的地方，打起高堤，钉上桩木，这是滹沱河有名的一段险堤。

大水好多次冲平了这小小的村庄，或是卷走它所有的一切，旋成一个深坑；或是一滚黄沙，淤平村里最高的房顶。

小村庄并没叫大水征服，每逢堤埝出险，一声锣响，全村的男女老少，立时全站到堤埝上来。

他们用一切力量和物料堵塞险口，他们摘下门窗，拆下梁木砖瓦，女人们抬来箱柜桌椅，抱来被褥炕席。

传说有一年，一切力量用尽了，一切东西用光了，口子还是堵不住，有五个青年人跳进大流里去，平身躺下，招呼着人们在他们的身上填压泥土，填塞住水流。

他们救了这一带村庄的生命财产，人民替他们修了一座大庙，就叫五龙堂。

年代久了，就成了村庄的名字。

这小村庄站立在平原上，实际是生活在风险的海里。

人民的生活很苦，多少年来，人口和住户增加得很少。

每年大水冲了房，不等水撤完，他们就互助着打甃烧砖，刨树拉锯，盖起新房来。

房基打得更坚实，墙垒得更厚，房盖得比冲毁的更高。

他们的房没有院墙和陪衬，都是孤零零的一座北屋，远处看去，就像一座一座的小塔。

台阶非常高，从院子走到屋里，好像l-楼一样。

## &lt;&lt;风云初记&gt;&gt;

秋分的公爹叫高四海，现在有六十岁年纪了。

这一带村庄喜好乐器，老头儿从光着屁股就学吹大管，不久成了一把好手。

他吹起大管，十里以外的行人，都能听到。

在滹沱河夜晚航行的船夫们，听着他的大管，会忘记旅程的艰难。

他的大管能夺过一台大戏的观众，能使一棚僧道对坛的音乐，像战败的画眉一样，耷翅低头，不敢吱声。

这老人不只是一个音乐家，还是有名的热情人，村庄活动的组织家。

十年以前，这里曾有一次农民的暴动，暴动从高阳、蠡县开始，各个村庄都打出了红旗，集在田野里开会。

红旗是第一次在平原上出现，热情又鲜明。

高四海和他十八岁的儿子庆山，十七岁刚过门的儿媳秋分全参加了。

因为勇敢，庆山成了一个领袖。

可是只有几天的工夫，暴动很快地失败了。

一个炎热的日子，暴动的农民退到河堤上来，把红旗插在五龙堂的庙顶。

农民做了最后的抵抗，庆山胸部受了伤。

到了夜晚，高四海拜托了一个知己，把他和本村一个叫高翔的中学生装在一只小船的底舱，逃了出去。

在那样兵荒马乱的时候，送庆山出走的只有两个人。

年老的父亲，扳着船舱的小窗户说：“走吧！”

出去了哪里也是活路，叫他们等着吧！”

他用力帮着推开小船，就回去了。

他还要帮着那些农民，那些一起斗争过、现在失败了的同志们，葬埋战死在田野里的难友。

另外送行的是十七岁的女孩子秋分，当父亲和庆山说话的时候，她站在远远的堤坡上。

从西山上来的黑云，遮盖住半个天的星星，谁也看不见她。

当小船快要开到河心了，她才跑下去，把怀里的一个小包裹，像投梭一样，扔进了小船的窗口。

躺在船舱里的庆山，摸到了这个小包包，探身在窗口叫了一声。

秋分没有说话，她只是傍着小船在河边上走，雨过来了，紧密的铜钱大的雨点，打得河水啪啪的响。

西北风吹送着小船，一个亮闪，接着一声暴雷。

亮闪照得清清楚楚，她卷起裤脚，把带来的一条破口袋折成一个三角风帽披在头上，一直遮到大腿，跟着小船跑了十里路。

风雨锤炼着革命的种子，把它深深埋藏在地下，嘱咐它等待来年春天，风云再起的时候……

庆山出去，十年没有音信，死活不知。

和他一块逃走的那个学生，在上海工厂里被捕，去年解到北平来坐狱，才捎来一个口信，说庆山到江西去了。

高四海只有四亩地，全躺在河滩上，每年闹好了，收点小黑豆。

他在堤埝上垒了一座小屋，前面搭了一架凉棚，开茶馆卖大碗面。

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渡口。

秋分擀面，公公拉风箱。

老人从村里远远挑来甜水，卖给客人，又求过往的帆船，从正定带些便宜的大砢，这样赚出两口人的吃喝。

秋分在小屋的周围，都种上菜，小屋有个向南开的小窗，晚上把灯放在窗台上，就是船家的指引。

她在小窗前面栽了一架丝瓜，长大的丝瓜从浓密的叶子里垂下来，打到地面。

又在小屋的西南角栽上一排望日莲，叫它们站在河流的旁边，辗转思念着远方的行人…… 每年春夏两季，河底干了，摆渡闲了，秋分就告诉公公不要忘记给望日莲和丝瓜浇水，回到子午镇，来帮着妹妹纺线织布。

## &lt;&lt;风云初记&gt;&gt;

子午镇和五龙堂隔河相望，却不常犯水，村东村北都是好胶泥地，很多种成了水浇园子，一年两三季收成，和五龙堂的白沙碱地旱涝不收的情形，恰恰相反。

子午镇的几家地主都是姓田，田大瞎子（那年暴动，他跟着县单的保卫团追剿农民，打伤了一只眼睛）在村里号称“大班”，当着村长。

他眼下种着三四顷好园子地，雇着四五个大小长工。

在正村北有一所大庄基，连场隔院。

左边是住宅，前后三进院子，都是这几年里新盖的，一色的洋灰灌浆，磨砖对缝，远远望去，就像平地上起了一座恶山。

右边是场院，里面是长工屋，牲口棚，磨房碾房，猪圈鸡窝。

土墙周围，栽种着白杨、垂柳、桃、杏、香椿，堆垛着陈年的麦秸、秫秸、高粱茬子。

五六匹大骡子在树阴凉里拴着，三五个青石大碌碡在场院里滚着。

小做活的芒种和打杂的老温，在柳树下面铡草，切碎的草屑，从铡刀口飞起来，不久就落成一堆。

一只毛腿老母鸡在草堆旁边找食，红着脸慌张地叫了几声，丢出一个热蛋，叫碎草掩埋了。

轿车赶到梢门口，老常打了几声焦脆的鞭花，进了场院，把鞭子往车卒上一插。

少当家田耀武拍拍衣裳下来，老常帮着往里院搬行李。

芒种放下铡刀跑过来，把牲口卸下，牵到外面井台上去打滚饮水，老温卷着长套。

田耀武的母亲，穿着一身白夏布出来，到车跟前探身看了看，有没有丢下儿子的东西，告诉老温：“不要摘套，明儿还得去接人家佩钟哩！”

没见过当媳妇的这么尊贵，不请不接就不回来！

”说着，又到东墙根鸡窝里摸了摸，回头看见芒种牵着牲口进来就问：“叫你歇晌看着鸡，把蛋都丢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天热！”芒种赶紧说，“它们在窝里卧不住，净去找凉快地方，看也看不住！”

”

<<风云初记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